

小雪

◎闻茂

那匹走散的白马
飞过芦荻,险于僭越
猫的骨骼。星光和霜花
摩挲潜入
越来越挑剔的视觉
小河在远处与溪流合影
生活的一面,被西风
担忧。而雪,有自己的玉骨

一朵大丽花还在含苞
小雀舌未啄开
这不是慵懒,而是她
怀揣许多雪新织的丝绸在
矜持
青石小巷,越发幽深
小雪未雪,旁逸的花枝上
谁的手突然缩回
转身,在打结的发丝上
用颤抖,梳理交错

肉身的星星

◎马智友

雪下到天上,覆盖星光
被我们踩踏的事物更加轻薄
在山冈上,我们垫着往事仰望
萤火虫在飞,它们点燃夜幕
低沉,真实。那些存在的痕迹
有时候像蛛网,装满光线
金木水火土,在一条河流里相遇
把我们看成肉身的星星
在苍茫中默认命运。轨迹
被河水倒映着,群山和腐朽的石缝
托起,镶嵌,一小颗星
学会蜿蜒。我看到的天体越来越窄
需要一条河流,去替换

一截烟

◎毛文文

在一个纸盒子里玩耍
无处可逃时
一根和另一根抽签,也抽风水
谁先出去,风一定先翻牌
几只麻雀,一起从黎明醒来
在一根电线的长烟卷上
思考光阴。电线杆立在那儿
替命活着。仿佛一截烟
吮吸者不在那儿
食指沉默,一截烟灰沉默
村庄渐稀的炊烟
被秋凉后的蛐蛐,抬着回家了



牵

◎台曼乐

《人间失格》的取胜之匙

◎小茹

不久前去武汉旅游,在武汉琴台大剧院,观看了现象级音乐剧《人间失格》。

琴台大剧院,是中国十大剧院之一,也是国内第一座由中国人自己设计、建造的剧院。大气的造型,远看恰似古琴,呼应了“琴台”之名,有着高山流水的意境之感,伯牙子期知音的故事正是发生在武汉。细细打量身边的观众,绝大多数穿着长裙,化着淡妆,非常重视观剧的仪式感。

音乐剧《人间失格》,改编自日本著名作家太宰治的同名小说。这是一部半自传体的小说,也是太宰治最负盛名的代表作。主人公大庭叶藏的故事与经历,几乎都取材于太宰治本人的生活。

将这样一部广为人知的文学作品改编成音乐剧,跨越不同的艺术门类,难度可想而知。音乐是音乐剧的灵魂所在。《人间失格》全剧时长三个多小时,歌唱部分占据了三分之二,相当于两个小时用于歌唱,

现场听每一首歌都很好听。回家查了查资料,担任本剧音乐创作的是著名作曲家Frank Wildhorn,他曾多次提名格莱美奖和托尼奖,怪不得业务能力一流。Frank Wildhorn为《人间失格》总共创作了30多首风格迥异的歌曲,扣人心弦的独唱、酣畅淋漓的对唱,以及气势磅礴的重唱,即便没有看过太宰治的原著,也会被现场大大感染。音乐语言同样能表达文字中蕴含的复杂情感。

卡司也是剧作成功的关键部分。《人间失格》采用了双男主交替出演的方式,将作者太宰治和主人公大庭叶藏构架在同一个舞台之上,尝试探讨人与内心另一个自己间的关系。担纲武汉场演出的两名主演分别是白举纲和刘令飞。前者饰演内敛寡欢的大庭叶藏,后者饰演自傲狂狷的太宰治。白举纲和刘令飞都是音乐界的才子,唱跳演俱佳,演唱时高音部分很多,大段大

段文学性的歌词,以及充满戏剧张力的对白,非常考验演员的功力。所谓台上一分钟,台下十年功,确实如此。

出色的舞美设计亦是《人间失格》的抓眼点。每当大庭叶藏想起等级森严的家族,父亲的巨大面具就会从天而降,威严、无形的压力使身在剧场的我也感受到了拘束和压迫感。印象深刻的还有旋转木马。舞台上竟然出现了一座旋转木马,在游乐场里太宰治和叶藏才找到自由自在的感觉。音乐剧结尾出现太宰治的多部作品之封面,搭配感性的台词,让人不禁为太宰治悲剧性的人生唏嘘不已。

音乐剧是一门综合性的艺术,音乐、演员、灯光、服装、道具等缺一不可。正是这几方面皆有可圈可点的表现,才使《人间失格》成为剧迷口中的中国原创音乐剧天花板,全国巡演创下百余场零差评纪录,光上海就回归演出了几次。

芬芳的山谷

◎陈海峰

近年体检渐挂红灯,学校恰背山临水,大春没课常登山。山高两百米许,顶有寺,筑观景台,椅桌俱备,游客稀松。有健身野趣,无力竭烦虞,大春受用这份平适。秋末,约同事们登山煮茶众乐。

同事中有洁,潜心佳茗,漫淫不自拔,追索宁静自省,茶事自然全归了洁,其余各备吃食。

既登,洁铺陈茶具,供山花于颈瓶。大春开手机:“一首应景歌曲,芬芳的山谷。”取电热杯倒入净水,借廊中插座,须臾,琥珀色的茶汤在轻盈温暖的琴键里于晴山碧空间倾泻开馥郁的香气。

“男中音啊,前几天群里有汪老师唱歌的视频,给你们看。”洁一番翻找,头发有些花白的汪老师魁梧地坐在长凳上抱着麦克风引吭高歌,引得公园内游人驻足。

“汪老师《莫斯科郊外的晚上》《小路》曾把每年的教工晚会推向高潮。十多年前退休后在太湖边画画

唱歌种菜,还写博客连载跌宕起伏的人生,通畅啊,四五年没见汪老师了。”大春感叹。

洁气定神闲细冲慢泡:“系里都快没四十以下的人了,下一波就轮到我们退喽。”

大春说:“昨天一早送完儿子上学顺便去了菜场,七点半提着一大袋菜回家,一个七八十岁眯眼晒太阳的老先生颤巍巍地冲我打招呼,老师傅你出去啦?我下意识一摸下巴,昨晚洗澡剃须了啊。我说买点菜。你看着身体挺好的,老人继续招呼我。我打个哈哈赶紧撒了。”众人大笑。

“去年李老师来校办事,中午你们一起拉着他吃饭,我因为已经和学生约好看毕业设计就没去,后来想想应该去啊,学生可以再约,李老师何时再来学校,他也退了七八年了啊。”大春轻啜一口,“后来一次周日,遇到邱老师临时有课来我办公室找开水,中午我打定主意邀邱老师吃饭,他正在车里吃面包,特意去

了学生食堂。那一餐简简单单,在周围学生们的叽叽喳喳中,我和邱老师吃得聊得都很开心。邱老师退休这么久,没有饭卡吃饭不方便,年轻教师也不认识他,能有人请顿饭,感受是不一样的。我们也有这一天啊,到时门进不来,人也不认识,心里得是什么滋味。”

第二天一早,大春送儿子上学,堵在市图书馆门口一动不动。大春无聊四处乱瞅,瞥到马路对面一个高大的身影,可不正是汪老师嘛,和他夫人正南行。隔着四五十米的距离,大春没有半秒迟疑,立刻降下车窗:“汪——老——师!”

没听到。大春拉下面皮持续高叫,阿姨听到了,四处瞅了半天才远远看到,冲老汪指指大春的方向。

马路嘈杂,大家用力相互挥手。

路通了,大春升起车窗向前开。“你下次能别这么咋唬吗?吓死个人。”是戴着眼罩卧在后座上补觉的儿子。